

韩少功自选集

中篇集

爸爸爸



韩少功自选集

爸爸爸

中篇集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爸爸爸/韩少功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6
(韩少功自选集; 2)

ISBN 7-5063-1043-0

I. 爸… II. 韩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5840 号

爸爸爸

作者: 韩少功

责任编辑: 朱珩青

责任校对: 祁 斌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印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89 千

印张: 12.5

插页: 6

印数: 001-10100

版次: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043-0/1·1032

定价: 2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学小传

韩少功，1953年1月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市，男，汉族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乡，在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。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。1978年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。1982年起在湖南省总工会《主人翁》杂志历任编辑、副总编。1985年调湖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。1988年调海南省，历任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，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从1974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月兰》（1980）、《飞过蓝天》（1983）、《诱惑》（1985）、《空城》（1989）、传记文学《任弼时》（1979）、电影剧本《风吹喇叭声》（1984）、散文集《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》（1987）、《圣战与游戏》（1993）等。另有译著多种。其中《西望茅草地》和《飞过蓝天》分别获1980年和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作品已有英、法、意、日等多种版本在境外出版。

目 录

回 声.....	1
远方的树	76
爸爸爸.....	114
女女女.....	156
火 宅.....	211
会心一笑.....	260
鞋 癖.....	295
红苹果例外.....	319
昨天再会.....	347

回 声

不是来抗旱的

〔双河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布告：……刘犯根满，湖南双河县人，现年三十一岁，捕前系本县青龙公社社员。该犯从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一贯好逸恶劳，对社会现实不满。一九六六年……〕

镇中学的红卫兵跑进青龙洞来造反，搞得各个屋场都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红卫兵是什么？造反不怕杀头么？造么事反？作孽呵！住在街上还不安生，跑进山来为哪样？

刘家大屋场的知识权威——完小的刘老师没有回家，剩下那个最懂得齐桓公、程咬金和平平仄仄的麻子会计，连抽了两根纸烟，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。众社员当然都目瞪口呆了。不过，有人还是记起了根满。

根满是个单身汉，就住在屋场侧边一个孤零零的茅屋子里。他的大名，有些人不大记得了，喊他帮忙的时候，有的喊“丁

满”，还有的喊“公满”或“阴满”，他也不在乎。他穷得屋里灶冷猪栏空，要搬家一担箩筐就差不多，邋遢得颈根上结黑壳，因此被人看不起。但他在长沙当过两年泥水工，后来回了乡，讲起长沙的哪条街哪条巷子那是不会错的。喜欢听新闻的后生子间或也找他问问城里的电影和兰花豆，满有兴趣地伸手摸摸他脚上那双破皮鞋、身上的旧呢子裤……每当这个时候，他总是扯开厚厚的嘴唇，露出焦黄的板牙嘿嘿笑。

现在，队长玉堂老倌四路去找他，最后才在窑棚里找到。

根满一脑壳扎在稻草堆里呼呼大睡，听见有人喊，爬起来，摇摇脑壳，抖落几片碎草屑。眼睛一睁，发现是玉堂老倌，以为队长会要指责他出工偷懒，连忙装出一副哭相，按住右脚。“哎哟哟！刚才担泥坯，老子一下拗了脚，我的娘……”眼睛朝队长瞟了一下。

为了证实这是实情，他又单腿跳了两跳。

心急如焚的队长哪管这些，“根满伢子，你晓得啵？学生伢子进洞了！”

“进洞？”他眨眨眼，“来抗旱的啵？”

“哪里！来打床的。”

“打床？”

“还说是毛主席要打的，你看碰鬼啵？”

根满也不显得怎么权威，慢慢地抓了抓脑壳，紧了紧快垮下去的裤子，一张十几天没洗的黑脸抽搐了一下。趁队长没注意，偷偷地把右脚伸直了。

“你不晓得这是为么事？”

队长如此客气的询问，唤醒了他的自豪感。“嗯……呐……只怕……哦，我晓得！上个月初八我跟拖拉机到县里拖酒糟，听

城关的一个老伙计讲，如今要搞文……文化运动吧？”他好费劲才咬出这几个字，“我那老伙计还拉我一起去参加，我讲不得空，队上还要抗旱、起屋……”一讲又讲远了。

“我的娘！我三伢子去年重阳定的亲，就要收堂客的哟！”队长还想着屋里刚打好的一张花床。

“那你快点回去，花床只怕成劈柴罗！”

“何得了！何得了！”玉堂老倌急得团团转。

根满吓走了队长，一边暗笑一边抹了把鼻涕，打了个哈欠，又准备睡觉。不过重新倒在草堆上时，睡不着了。狗婆养的！为什么要打床？城里又出了什么新鲜事？他虽然经常以半个长沙人自居，但对城里人总有点暗暗的反感。在他看来，城里人不作田有饭吃，发饷可以数得十几张大票子，还可以进戏院、坐汽车，男女青年可以成对的游马路，十分可恶！不过打床呢？这事太古怪！嘿嘿，如今古怪事越来越多，有味！他根满好在没有床，只有一张门板几块土砖，打床关他屁事。呼——他差点又要睡着了。

妇女的哭声和喧嚣声，像一根游丝，顺着七月南风从屋场那边飘来了。他一家伙起了身，走！看看去！

离开窑棚，顺着一条小路下岭，就到了刘家大屋场。早先，这刘家大屋是一栋青砖牌楼屋，进大门有三个天井，牌楼有两丈多高，住着刘姓十几户。那是长期定居的结果，一看就容易叫人想起历史，还容易想起户口保甲制度。解放后，不知是不再担心土匪，还是大家喜欢自由了，人们拆了大屋，盖起各自独立的小栋。大屋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青砖牌楼。大跃进那年有人上面画了些月亮、粮山、和平鸽，现在还隐隐可辨。

地坪里，浮着女人们的哭声，请求声。老人们手在发抖，小

把戏们则好奇地睁大眼。好神呵！一群十五、六岁的学生伢子，挂着自来水笔，穿着士林布的褂子，戴着红袖章，有的还抄着纸喇叭筒作宣传。他们挨门挨户抄，见画有凤凰、观世音、花草、胖娃娃的花床花柜，一律用锄头脑壳打烂。见有花瓶、花马桶之类则一律搬到地坪中央集中，宣布没收，完全不由分说。

“这是破四旧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：凡是反动的东西……”一个脸皮白净的学生操起半城半乡的腔调在发表演说。屋场的垄对面是一堵绝壁，回声从那里传过来。

“可惜！”好些目光盯着地坪里那些破碎的木器。

“可惜！”根满也有些遗憾。不过他没有忘记挤在人群中，把滚到他脚边的一个铝热水瓶盖子捡起来，压进抄头裤的裤带里。那大概是可以换口白酒的。为这事，他同一个细伢子争了半天，一脚把对方踢得哇哇哭。

红卫兵又从一家抄出一床绣了龙与凤的绸子被面，哗的一下，当众剪破撕烂，气得一个胖姑娘伤心地掉泪。根满定睛一看，嘿！那是刘裁缝的女——翠娥呀！看到她，根满不由得心中升起一种恶毒的快感。因为他曾经花了半个腊猪脑壳请人家去找她提亲，还帮那个介绍人发狠做了两天义务劳动，不料翠娥硬是不答应，红着脸又哭又闹。有次在大队上看戏，他往翠娥身边挤了挤，翠娥又像碰了狗公刺那样，躲都躲不赢。只怕是她嫌弃根满穷？没有大柜花床？……呸！你这骚婆，老子还看不上你呢！胖得像个红薯，嘴巴子一瘪起，笑起来丑死人！好呀，现在你去享福呀！绣花被子都剪烂，剪烂也好，大家都莫收堂客！

他回头又看见连连跺脚的玉堂老馆，心里也有点酸溜溜的味道。家伙，你也吃急了吧？平时你自己太会做功夫了！一屋

劳动力太好了！一年进得万把工分，几十斤茶油，还出得四五个肉猪，腊肉挂得一串串的像开肉铺，逢年过节吃得胀饱去榨床，连碗筷嘴巴都油了。太享福了！要得，现在都打烂！大家都莫吃腊肉也好！……他冲着玉堂老馆鼓起眼珠子。

“横扫四旧”根满终于情不自禁地跟着一个学生伢子高喊起口号来。

周围的社员皆愕然。

“你好像就是本队的吧？……”一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很快走到他面前，热情地握手，“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。我叫路大为，你认得不？”

根满觉得对方也还面熟，但一下记不起自己在哪里见过了。

“我是省农学院的，前年在这边搞过社教呀！”

“哦哦，对，路干部！”根满知道对方来自省城，咳了一声，连忙想以半个“长沙人”的身分同对方交谈交谈，但半天没想出几句堂堂皇皇的客套话，十分懊丧。

“谢谢你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！”对方倒没注意他的神情，拉着他的手转向大家：“社员们！大家看！真正的贫下中农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，会站出来同旧势力坚决斗争的！暂时受蒙蔽的，只是极少数！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……”下面是一串热情的鼓动呼吁。

在他的带领下，学生们喊起了口号：

“向贫下中农学习！”

“向贫下中农致敬！”

正在这时，会计从公社粮库买了十几斤面条回来了。山里人生性好客，而且为了表示拥护革命，队上调了两个劳动力煮了两大锅面条。小将们也确实饿了，一个个都吃得拍饱。根满

自然也不放弃这个机会，混在中间吞了一碗，外加两碗汤。嗨！猪油葱花面，可惜少了点酱油。

孙大圣开始行动

〔……当前，亿万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的仇恨正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开展。这场革命，是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是一场阶级大搏斗。〕

——引自《人民日报》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

自从打床之后，刘根满在队上的地位显著提高了。他那间小茅屋，平时无人问津，阶檐上都长了不少青草，现在居然也有了客人。那个叫路大为的读书人，带着他两个同学，就来过几次。

路大为也是本县人，考上了省农学院，前年到这边搞了五个多月的社教。他曾经是省城数学竞赛的优胜者，看书把眼睛都看近视了。为此急得哭过，准备退学，因为怕眼睛搞坏了将来不能参军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展，他和很多同时代青年一样，一下都成了社会革命的狂热斗士，兴趣转移到哲学、国际共运史方面。这次他学习当年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运动的榜样，带着个小分队下乡煽风点火，完全模仿当年的领袖，走毛主席考察湖南农运的路线，步行七八个县，准备写《农村文化大革命考察报告》。他对这里情况熟悉——这里原是个老苏区。一九二七年，这里组织过农会，湘北党团特委训练班旧址就在现在的青龙墩。一九二九年，黄公略领导的红五军一部分，到这里发展

苏维埃。一九三四年，肖克带着红十七师打九江后，也路过这一带。这里有革命传统，阶级斗争一直激烈。人们说有三多：烈士多；叛徒多；地主小老婆多——解放前一个大地主总占着七八上十房，民愤极大。所以，这里的群众基础是理想的。

路大为走进刘家大屋，根满那个小茅房，并不使他嫌弃，反而产生感叹：家境这样不好，革命性当然就强罗！端起根满家里的凉茶，望着碗里一圈黑印子，实在恶心，但又提醒自己：要同贫下中农真正结合，怎么能那样讲究卫生？他高高兴兴地一口喝下去了。

不过找根满不那么容易。第一次登门，根满帮人家起屋去了。他给人家帮工从来很热心，有求必应，而且不要什么报酬，只渴望二两酒。九角钱一斤的红薯酒也要得。这天他多喝了几口，一觉睡到半夜才回，害得路大为他们白等了半昼。

第二次登门，算是碰上了。不料正搭上腔，突然听得对垄山上有人喊抓偷竹子的贼，大概又是隔壁队的人来搞鬼，被放牛伢子看见了。根满一听就往山上跑。他是个维护集体利益的积极分子，得过几次表扬后更加卖力。每次为山村问题同隔壁队的吵架，总是一马当先，对那些偷偷摸摸的贼，简直恨之入骨。就算是本队的人，要是哪个想揩集体的油，比方说偷队上的化肥啦，把猪放到绿肥田里去吃草籽啦，只要是被根满看见了，那也不得清场。这次，当然又是他显身手的时候啦！他紧紧跟着那个偷竹子的贼，穷追不舍，一连翻了两个山头，最后才抓住那个隔壁队的社员，骂了一顿不算，还没收了对方的柴刀和扁担绳索，搞得那个人跪着求情。不过，当他得意洋洋回到队上时，已经断黑了，路大为和他的同学走了。

两次没和根满接上头，路大为并不埋怨什么，抓贼一事，更

给大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见义勇为，热爱集体，不正是革命派的高贵品质么？这种发现和判断，使得路大为第三次登门来找根满。

“你们坐，坐……嘿嘿，”根满搓着手，把客人让进屋里，回忆着玉堂老倌经常对来宾们讲的话：“我们这个地方鸟不屙屎，工作做得很不好，欢迎你们来指导工作，多多批评。”

“你不要客气，根满同志。”

“你们坐呀，坐呀，实在对不起，没个好坐处，茶也不好。抽烟啵？”

“不要，谢谢。”

“那就真的没什么好招待了。”

“我们不要什么招待。”路大为笑着客气了一番，然后把话头引入正题。他向根满讲起一系列党中央最新文件，介绍省城里的革命形势，动员根满带头，把这里的文化大革命也搞起来……他尽量用本地口音。

对这些，根满没听进去。他很烦恼，因为家里一贫如洗，来客只能坐土砖，喝茶也只能喝那破瓦罐煎的老末叶，实在叫人惭愧。而且连常接待客人，耽误的工夫，到年终算工分，不会黄瓜打锣——去了一截？

不过，烦恼很快被一种洋洋自得所代替。首先，他觉得能和城里人来往，证明自己的地位比一般乡里人优越。其次，他发现自路大为上门来以后，队上的人对他客气多了。尽管大家背后叽叽咕咕议论他，但当面碰了他总是点点头，笑一笑。他到人家去，也有人给他递红漆椅子，递水烟筒——这可是史无前例的。甚至连公社的孟书记，也带起秘书，到茅屋来拜访过他。

那天两位公社干部戴着斗笠，穿着凉皮鞋（塑料凉鞋），朝茅屋走来，根满以为又是什么麻烦事惹上身了，又要遭孟书记骂了，吓得打开后门就往山上溜。

“根满！刘根满！”

听见公社秘书喊，他越发溜得快。

“回来！找你有事咧！”

好不容易，他手打颤，心里像敲鼓，被秘书拖回来了。不过惊奇的是，平时骂人像阎王老子样的孟书记，今天居然满脸笑，坐到土砖上以后，还递来一根纸烟。

“我有，我自己有！”根满的手往后缩。

“莫客气嘛！”

他好容易接过了那支烟，但半天不敢抽。太阳穴上还有点冒汗。

孟书记问他听到外面有什么新消息没有，问路大为这些学生进山有什么打算，最后希望大家坚持抓革命、促生产，不要影响抗旱，要站稳阶级立场……秘书还说：“贫下中农的觉悟是很高的，你根满的觉悟，也是很高的罗！”根满没注意听这些话，但在他看来，这可是一件顶顶荣耀的事。孟书记主动上门来找他谈公事，还递了根纸烟，这样大的面子哪个得过？麻子会计没有，裁缝家里？哼，更莫想啦！

人一高兴，话就多。晚上在禾坪里歇凉时，从他口里飞出来的宏论，经常使左右邻舍，包括麻子会计，都惊异不已。

“你们晓得啵？现在就是要斗修正主义！那修正主义实在恶毒！它吃了豹子胆，胆敢穿起列宁的大衣打起马克思的伞……”他记性不好，又常常喜欢加上自己的理解。

听众大多数没作声，但也有两三个惊讶愤慨：“啧啧！太巧

滑，太反动了！”

有人注意根满的发言，根满当然高兴，于是更洋洋得意了。

这时也有人小心地劝他：“根满伢子，祸从口出，你少乱讲点，我们泥腿子老老实实作田是正经！”

玉堂老倌提醒他：“喂，明天早上要散凶，你今天夜里还是早点睡觉去好些。”

在公众场合，扫兴的劝告令人不快。“那怕什么！”他抹了把鼻涕，“如今城里人都是这样讲的，坳背冲的也讲，我就讲不得？毛主席讲了，搞文化革命，造反有理，讲话不犯法，有话只管讲！”

后一句，是他顺口而出的。刚出口，自觉有点心虚，因为不记得路大为那天传达的原话是否如此。不过他发现听众都无言反驳，好些人还信以为真，叽叽喳喳议论，于是又飘飘然起来。哼哼！有什么关系？毛主席只怕也讲过这号话的。

此后，他战无不胜的法宝，就是“语录创作法”。举例来说，那天到一个富农婆的菜地上去偷南瓜，被她发现了。她大喊大叫：“满兄弟，你要积点阴德呀！手脚不干不净，要遭雷公打的咧！……”根满眼一瞪道：“毛主席说，四类分子不老实，你还想翻天！”这话很灵，富农婆吓得赶快溜了。

又一次，他找队上要借五元钱，玉堂老倌晓得他借钱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，平时闭起眼睛借，决算时变超支户也不管，所以不同意。根满脸一沉道：“毛主席说，搞社会主义，有钱还不肯借？”这一来，队长也哑了口，半信半疑，只好批条子。

用得顺口，“毛主席说……”就成了他的口头禅，队上很少有人看书读报，自然也就无人拨正他。

于是，根满就过了一段比较好的日子。

不过，南瓜几餐就吃完了，五块钱也只容他端得几回代销点的酒碗，生财之道还是个问题。他在茅屋里睡了两天，望着屋顶上那个掉下来又爬上去的蜘蛛，想起那天吃的猪油葱花面。耸耸蒜头鼻子，似乎还能嗅到香气。他从床上弹下来，捶了捶脑壳，仿佛大彻大悟。——太蠢了！学生伢子斗得修正主义，老子就斗不得？姓路的不是要我带个头闹革命么？

他连忙去串联人。对搞这号事，山里人总是怀疑和畏惧的，大部分不拢边，玉堂老倌还劝根满莫打冤枉主意。但也有几个热心的。一个完小的民办老师，外号叫“半边瓦”（因为他的西式头就像半边瓦盖在头上），他就拍手赞成。还有两三个农中毕业生，对新鲜名堂都感兴趣。一个油漆匠，也大力支持。因为听说山外搞“红海洋”，漆匠们都赚了大钱，他就总埋怨这里“宣传毛泽东思想”不够。大家不知是出于对红袖章的好奇，还是出于对猪油葱花面的热爱，马上也决定革一革命，看看如何。

成立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？“半边瓦”有知识，说：“就叫‘孙大圣’吧！”

第二天，他们排好队，雄赳赳地跑遍了邻近十几个屋场：坳背冲，唐家桥，岩坪坝，团鱼冲，傅家鄣，烂石桥……可惜的是，“修正主义”早被红卫兵斗完了，他们整整大半天只砸了块印了花的半边玻璃镜子，搞得一个老嫠媪伤心了半天。烈日照得这一行人油汗直冒，南风吹得口里像要冒烟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脚杆子也感到乏力。根满不免怨恨起路大为来：你们也不留一点？

走到烂石桥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叫：“根满伢子！”

抬头看，是公社社长丁德胜来了。见到他，战友们有点畏，

纷纷往路边躲。其实来人模样很平常。山里人的个子，黑脸，不高，眉毛胡子稀淡，脑壳手脚瘦精精的，戴着个刷了桐油的金黄色斗笠。他提两皮水车叶子，一双赤脚沾泥带水，正从垄对面看禾过来。“你们到这边来搞什么？买秧的？”

根满马上想让路，“我们……嘿嘿……破四旧……”

“破四旧？”社长眉头一扬，朝这行人打量一阵，“哪个要你们来的！孟老倌？”

“我们，嘿嘿……自己……”

“自己？根满伢子，‘四旧’破是要破，不过我喊应你们莫做缺德的事！社员四、五百斤的口粮，四、五角钱的单价，打张床打个柜要百把个工，费力不费力？”

“嘿嘿，费力……”

“晓得就好。”社长缓了口气，走出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：“我不管你们破四旧还是破五旧，如今田里干得厉害，你们想要吃饭，就都回去跟我车水！”

“对！车水，昨天都在车。”

“告诉你们队长，横冲子那八坵田要赶快车满！抽水机烂了，来不成了！”

根满提了提抄头裤，“好，我就去！”想了想，又想出一句讨好的话：“丁书记，横冲子要车，丝瓜冲也要车满吧？”

对方似乎讨厌这种毫无意义的请示，没答理，朝前面一架水车走去了。

淋了这一盆冷水，“孙大圣”的战友们都像断了根的黄瓜藤，无精打采泄了劲。有的后悔今天没留在家里的泼辣椒秧子，油漆匠后悔今天有两张椅子还没漆。根满是个为头的，有气只能往肚里吞。正巧这个时候有条白狗走到他脚边上，他好像觉得所